

三國志

吳志

卷八之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75 )	
函號	別 10	1



吳志卷八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

臣楊道賓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

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張紘

子玄

嚴峻

表玄

程秉

敬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

避難江東孫策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八

一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絃與張昭金與

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絃與策

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絃絃心惡布雖為之屈策亦

重惜絃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

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

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

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

遣絃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絃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畧絕異平定

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

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

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為九江太守絃心志舊

恩思還反命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為乘人

以疾因辭

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 如因而厚之曹

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

絃輔權內附出絃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

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

義絃輒拜賤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

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八江外建立大業宜

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端頃悲感曰君真識孤

家問閱也乃遣絃之部或以絃今受北任嫌其志趣

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

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

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

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

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職

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

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

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  
 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如  
 實絃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  
 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絃後權以絃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  
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  
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權率輕騎將  
 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  
 往突敵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  
 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  
 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  
 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  
 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

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  
 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  
 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  
 也於是遂止不行絃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  
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  
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  
地存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  
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  
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  
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  
權曰秣陵有松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  
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  
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接無幾  
 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  
 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

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

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

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

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

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

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

其貧七曰廢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

吐逾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黷巧辯緣闡

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

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柙榴枕愛其文為作

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

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

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

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

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

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

其人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

子尚江表傳曰稱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

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

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

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

手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鶯小者有鷓鴣

性思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至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

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

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

正金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

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

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

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

曰權又試峻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

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

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克廣陵劉穎與峻有舊

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為零陵太守

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

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

卒

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天與

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

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

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

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

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

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誠所

賴於傳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商書駁論語弼凡三萬

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性李遭亂更姓

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

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

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

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

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

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  
 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  
 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  
 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  
 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  
 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  
 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  
 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  
 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

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  
 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  
 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  
 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  
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  
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  
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  
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  
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  
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  
 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  
 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  
 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



年為尚書僕射卒

天錄曰固字子正  
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  
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工八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一  
人欲復其封陵國口九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  
焉故遂氏薛自國云土綜世典州郡  
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口屬文有秀才  
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

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

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

權前列尚書闕澤以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

勸酒曰蜀者何也亦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

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  
身以爲既云何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

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

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丁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  
與諸君格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  
有水者濁無水者曰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大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

本傳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

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

內屬也有自來矣越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

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

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

幼無別雜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

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  
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  
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  
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籍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八民集會之  
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  
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  
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  
雖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  
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

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  
翠孔雀奇物克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  
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爲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  
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疆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  
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王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  
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

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  
僉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  
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  
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  
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  
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所服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  
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  
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

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  
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二叛逋逃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  
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  
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  
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  
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  
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

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  
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列頸以  
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  
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  
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  
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  
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

流澆濇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  
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  
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  
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  
逾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  
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  
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  
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  
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

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

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

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

善赤鳥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

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

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

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

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

珣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封曰主閭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

正言經其野民皆采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

謂珣弟瑩字道言初為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

中常侍數年以疾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

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

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繇繇頗

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

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

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汗釋放巾褐

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

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

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

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  
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  
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  
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殃殊  
榮珮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膺  
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  
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  
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  
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  
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

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命崇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  
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  
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  
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  
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  
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  
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  
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  
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  
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

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坊損當世之盛美瑩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  
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  
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  
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  
禕以執意不移為群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  
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  
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  
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  
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  
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蒼

問處當皆有條理下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

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

存二者之賢愚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

瑩各以狀對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

人為太子少傅自縊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冷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八世

吳志卷八終

吳志卷九

晉棟壽撰

周瑜

魯肅

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末

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孺少以廉能見稱於時學察  
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陸汝南陳蕃為別駕潁  
川李膺荀彧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傑之士  
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書曰景父榮章  
和世為尚書令初景位微守好善愛士每歲率孝廉  
延請入土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九

傳

一



天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等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  
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  
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德  
獨一家也當時論者莫兩譏焉  
父與洛陽令瑜長壯  
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建家於舒堅子策與瑜  
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  
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  
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  
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  
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  
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

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  
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  
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匹  
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賜莫與為此策令曰  
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  
丹陽發衆及無糧以濟大事  
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  
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  
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  
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  
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是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勲討  
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  
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

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  
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亮權統事瑜將

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在子

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皆諍不能決權意不從遣

質乃獨將瑜詣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

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闢境立基於此遂據

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錡煮海為

鹽境內富饒人不知亂況舟車輻輳朝發夕到士風勁勇

所向無敵有旬偪近而欲送質一入不得不得與曹氏

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得往便見制於人也極

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

孤國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

軍難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

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日我視之如子也漢其足

事之遂十一月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因俘

不送質

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

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

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

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

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

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

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

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

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

專

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  
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  
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  
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  
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  
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

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

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

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一萬而各恐憚不復料其虛

實便關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

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

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

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

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備卿與

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

援卿能辦之者誠矣邈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

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曾肅于時周

瑜使鄱陽蕭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同故肅

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罷

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肅之

也善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曾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會等與備併力逾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  
 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  
 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  
 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  
 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  
 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  
 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  
 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遠慮意未解耳  
 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  
 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具行人密問之

日物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接爵賞起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

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

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

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

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

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瑜與程會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日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

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

後仁聞吾人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  
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  
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  
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  
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奉  
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  
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  
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

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  
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  
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  
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  
權曰今曹操新折屃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  
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  
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  
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  
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舉事

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曾其有大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曾不睦江表傳曰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交若飲醇膠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往見瑜幹有儀容談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淵望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為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許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尼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甚遠宴饌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

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歎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玉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諺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

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  
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恩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  
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  
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  
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  
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  
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  
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  
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歿而無悔也  
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蒼  
曰腹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  
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  
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  
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

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騰表比  
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歿瑜兄子  
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  
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  
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  
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  
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  
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  
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

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

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

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

乃學擊劔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

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曾氏世衰乃生此狂兒

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

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

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

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

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日卿等丈夫當解太數

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偏乎又自

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  
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覓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

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



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  
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  
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蓋畢還曲阿欲北行會  
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  
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  
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方達  
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

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  
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  
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集

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嘗毀  
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  
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歿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  
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  
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  
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  
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  
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  
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  
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至  
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  
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  
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  
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  
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

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蕭手曰卿欲何言蕭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蕭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蕭迎操操當以蕭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弁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加還兵助之日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危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肅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

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歎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

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  
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  
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  
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曾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  
踏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  
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  
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  
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  
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  
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  
秋至尊垂慮之日也曾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  
之將歿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歿不朽矣  
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 卽拜肅奮武  
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

程曾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  
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  
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金  
勸權取蜀權以容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  
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  
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  
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  
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  
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

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蕭因責數羽曰  
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  
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  
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  
之有蕭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  
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蕭欲與羽會語諸將疑  
恐有變議不可往蕭曰今日之  
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  
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  
勳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取地邪蕭  
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投計窮  
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  
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  
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  
欲剪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

之主乎蕭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  
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  
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蕭年四十六

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

哀吳書曰蕭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

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  
之明周瑜之後蕭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

曰昔曾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蕭遺腹子淑既

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

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

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聞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歿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曰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比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歿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

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信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曾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

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三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曾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魯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金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勿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  
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  
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爲斬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  
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  
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  
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  
塢諸將皆曰上  
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  
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  
善遂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  
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  
土山必歷曰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東  
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  
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二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  
及水以歸全勝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

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

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

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

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鴉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卒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  
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  
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曾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  
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曾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  
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  
陵過鄴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曾之舊也欲令誘曾  
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  
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  
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遂爲孫規所破此皆  
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  
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  
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  
羹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  
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  
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歿  
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間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玄之見曾具宣蒙意曾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曾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曾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曾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曾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曾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曾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奔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曾肅守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大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裨其詐力所在又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上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

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計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

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繁帶之城而不降或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虔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古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謫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覆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闕心  
 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  
 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  
 以蒙為南郡太守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  
 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  
 之功于明謀也令獻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  
 給步騎鼓吹勅選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

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  
 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

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  
 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  
 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  
 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  
 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  
 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

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邪矣耶於是用之甘寧龐統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闔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曾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嬰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曾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于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畧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曾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曾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終

吳志卷十

晉陳壽撰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比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  
江援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  
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  
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  
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  
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  
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  
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  
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  
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

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

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

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

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英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薨

百餘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

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薪餘調學書疏講

兵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擢

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  
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  
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  
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  
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  
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  
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  
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亭詰問兩掾辭  
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  
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

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

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後

蓋為流矢所中時

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

其衣遂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

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

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醴由誕邑侯

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

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



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

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

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

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

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一千騎五十四匹從

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

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

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

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

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

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

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

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

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一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

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自

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姊妹悉以燔

殺牛飲酒軟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

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

人民權常切齒東與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

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叢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罷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毋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毋作錦

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

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

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

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畧

器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

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

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夫

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  
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  
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  
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  
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  
定惟泰奮激沒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竝能就戰  
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  
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  
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  
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

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  
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竝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  
濡須鄔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  
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  
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  
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  
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處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  
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  
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卿勅以  
已常所用御漬青練蓋賜之坐罷住駕於是盛等乃伏  
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  
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

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

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

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

權杖計任術以生從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

屬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與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

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  
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  
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  
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  
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  
權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  
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  
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  
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  
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  
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  
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  
在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  
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糾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  
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  
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搥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  
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  
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  
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投兵四百人敖卒脩子  
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

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

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

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

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

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

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

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

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

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都陽賊彭虎

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

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

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楫間大纜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

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

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

襲曰今日之會斷纜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

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

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

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其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家蜀郡丞頃之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

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去或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

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

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徃

恨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

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劉表表儒人不智也

一朝土崩分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

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

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

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寧不用令人化誘其

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

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

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

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鄉長於是去就

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於是歸吳周瑜

之縣招懷亡客分義從者得數百人

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

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

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

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  
 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頽廢  
 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  
 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  
 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  
 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  
 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  
 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  
 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  
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遺志之

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而為權言飛疇昔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軀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  
 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  
 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先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丞  
 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  
 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  
 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  
 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  
 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  
 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  
 自擇選銳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凌瀨云欲夜涉  
 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二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



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  
蕭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往不渡而結柴營  
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  
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  
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  
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  
米酒衆敬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  
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  
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耳寧年寧  
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時

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

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

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典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雖虜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

尤嘉之

吳書曰安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離之嘗於呂蒙舍會酒賦統

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遂徙屯於牛州

寧厨下見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

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毋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見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毋徒跳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問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

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毋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徒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毋從征伐常冠軍屢鋒守末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歛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圖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

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  
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  
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  
當矢石所攻一而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  
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  
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  
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人還以白權引  
軍兼道水陸竝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  
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  
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徵軍  
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  
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二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  
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  
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  
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  
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  
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  
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便槩大節有過

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  
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  
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  
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  
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  
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  
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命葛光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

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

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  
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不論荆吳僭侮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  
大者遠者是以前王是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畧  
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至而其功可大豈  
暖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忍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鴛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  
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  
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  
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  
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

功從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  
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豪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  
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  
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  
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  
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弁許洛  
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  
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  
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  
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  
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  
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  
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  
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  
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于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  
傳魏氏春秋云文帝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  
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  
權竒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

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  
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  
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  
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  
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  
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江北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  
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弁  
羽子平都督趙雲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  
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其寧卒又弁其軍

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弁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  
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  
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  
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  
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  
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  
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  
拜右將軍璋爲人羸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  
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  
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

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  
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其寧  
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  
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  
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  
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  
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  
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

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  
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  
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  
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  
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  
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  
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

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  
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  
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  
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  
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  
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  
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  
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  
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弋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  
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  
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  
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  
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  
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終

吳志卷十一

晉陳壽撰

朱治

朱

然

子績

出

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十一

朱

一

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奔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

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王從行吏皆得奉贊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音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人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靡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勳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

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慨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遠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貴由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老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

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

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

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

以少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

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牟酒召然然到吳

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  
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  
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

郡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  
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  
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  
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  
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分  
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

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  
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  
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  
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桑等解  
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  
起土山鑿池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  
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  
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射兵盛  
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  
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

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襄陽祖音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五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今在城中廬宜城西山陽馮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馮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特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逾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

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亦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二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典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途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議臣先言責臣後效機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

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  
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  
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瞻定  
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  
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  
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  
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  
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  
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  
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  
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  
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績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  
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瞻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  
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  
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弄平  
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  
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  
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  
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

金之義融荅許績績便引兵及視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際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尙新城表績弇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侯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弇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闔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未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

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覬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募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筆融劉繇

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

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

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

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

難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

鞭詣問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出是

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

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

西烏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瑀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

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走陰陵好辭以下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政祖郎於陵陽太史

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都陽

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

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禪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

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

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

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

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

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藏

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

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



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  
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  
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  
範與賀齊奢麗奪

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  
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  
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

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  
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薄  
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  
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  
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

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  
初權移都

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數魯子敬比  
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  
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  
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  
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後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  
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司馬與禹相似故  
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  
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  
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  
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  
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  
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  
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

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帥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緝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逾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母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

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從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臬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旣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

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

桓愈悲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

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

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

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

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工而國桓之賊忍辱

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况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

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

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

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

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

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

恨權馮几前席相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耻為人下

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

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

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

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

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

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駸

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

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鶡書

各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

倣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

埔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相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

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

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

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

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

季文愴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

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

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誦者但

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

人與異弁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  
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  
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  
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  
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  
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  
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  
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以於坐遂取之異曰我吳  
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  
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  
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

殊也

吳志卷十一終

吳志卷十一

三

吳志卷十二

晉陳壽撰

虞

翻

子汎忠  
聳昂

陸

績

張

溫

駱

統

陸

瑁

吾

粲

朱

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  
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

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  
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

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

朗欲就之翻乃脫衰人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

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

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

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

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

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

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

衰經詣府門勸朗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

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策好

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

其虎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

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

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

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禪讓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

山中翻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

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

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

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

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

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

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持請翻

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

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

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構葛巾與敵相見

謂敵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

日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與



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  
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  
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  
矣翻既去歆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  
吳贛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  
碑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  
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  
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  
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  
明府家實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  
行耳策美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  
曹為書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  
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  
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  
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寡由孫策初起  
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  
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  
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  
府若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  
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

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共  
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  
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  
出歆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  
吏竝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  
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  
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高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  
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  
人言論高會稽典錄載翻說高曰討逆明府不竟天  
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  
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高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  
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  
就吳書曰翻問曹公辟曰盜跖欲翻與少府孔融書并  
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

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  
 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  
 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  
 侵羨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  
 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  
 湯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  
 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  
 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  
 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  
 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  
 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  
 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  
 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  
 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  
 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  
 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  
 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  
 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眾身為虜  
虜又不能死比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  
 損猶為放盜不如新以命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  
 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  
 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

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  
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  
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  
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  
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  
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  
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  
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  
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

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  
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  
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  
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  
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  
命臣獨抃舞非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  
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輔毫釐罪惡莫大不容干誅  
吳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  
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  
終後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  
魏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  
不勝悲慕逸豫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大慶悅以忘罪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  
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卦

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  
易曾祖父故平輿合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  
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散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  
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濁  
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  
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  
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畫  
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  
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  
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  
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  
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穎川荀爽號為  
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惟  
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諸孔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  
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  
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

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  
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  
覺定復訓為還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兆額為濯以  
為澣衣成事兆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  
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王人職曰天  
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額面謂之澣衣古篆  
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  
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  
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詰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  
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  
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  
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  
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相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  
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帛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  
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  
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  
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  
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同辰卯

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  
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諸荀爽之  
名別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

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

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  
始平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  
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  
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  
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  
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  
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  
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  
位遷司徒皓恃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  
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澤光祿大夫徐陵  
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侯以

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  
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司或見侵奪駱統為陵  
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惟許焉陵子平字伯倫

董亂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州陽太守討  
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  
部督領心接物士卒比自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  
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  
平使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在南十餘年年  
敬奉情過平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穀宜討

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  
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  
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真翻亮直

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  
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  
還本郡使兒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

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

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二名以上皆郡  
門下書佐太守濮陽典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

聞朱頰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  
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

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遇  
 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起遷臨郡思賢  
 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王出崑山珠生南海  
 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羨貴邦舊多英俊  
 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  
 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  
 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  
 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  
 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  
 連問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  
 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  
 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  
 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  
 山陰陳暉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  
 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善薦之粲然傳世太  
 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疆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  
 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  
 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父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  
 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  
 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深路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

解當世之樂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  
 交吐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責操  
 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可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  
 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  
 餘姚伍隆劉模候主簿任元章安小吏黃他身營白刃  
 濟君於難楊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投命垂聲來世河  
 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  
 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  
 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  
 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文瀾江流  
 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  
 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  
 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  
 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  
 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  
 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  
 鄞大里黃公繁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  
 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  
 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曰皆著於傳籍較  
 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

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漢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手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道迹懸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傳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大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爽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廬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廉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曰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負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漢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

永建四年劉府君上善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厥在下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緝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推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汜弟忠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弟五子貞固幹事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至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處

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言忠  
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  
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

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弟太  
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

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從一名厚敬禮之聳抽引  
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詰難聳以高士所達必  
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  
園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  
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  
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昂字子文翻弟八子也少有個儻  
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

季寧少悖孝悌勤儉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  
伏法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

守所在潁治後  
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

見袁術術出橘績懷

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

答曰欲歸遺毋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

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于少末坐

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

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

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

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

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



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覺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續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

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合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續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砥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口遭罹家禍遷死異郡

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婦妹竄藏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并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肅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冢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聽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

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  
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  
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  
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  
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  
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  
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  
百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  
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摠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  
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  
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  
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  
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  
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人豫章部  
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陔街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  
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  
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  
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  
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

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  
 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  
 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  
 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  
 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  
 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  
 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  
 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

三郡指搆吏容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  
 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  
 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  
 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  
 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侯召  
 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崩揚異國為之譁論又禮之還當  
 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  
 譖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  
 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  
 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

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  
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  
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  
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  
他情事無逾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  
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  
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嘏釁者諱其議此  
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  
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  
者深諧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護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  
焯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  
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  
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  
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  
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  
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  
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  
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

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

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旣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

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轍四  
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  
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  
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  
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獻察講論  
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  
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  
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  
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  
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

**温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

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  
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  
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  
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  
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  
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  
能無敗乎權旣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  
蹀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其異燎之方  
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  
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  
于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  
贊頌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

**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  
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

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惡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安寧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功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恩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

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文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入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疆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源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

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



又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  
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  
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  
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  
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湏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  
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湏督數陳便宜  
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  
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  
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瑁  
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陽事

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  
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  
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  
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  
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譴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  
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  
漢高葉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  
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況

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  
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  
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  
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  
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  
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  
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  
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  
事外夷馳使散貨克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  
害財貨弁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  
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  
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  
治遠忿以收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  
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  
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  
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  
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  
詐與比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  
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

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真章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際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

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向郡聞人敏見待國邑

優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

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瑁弟二

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明孫權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群弟玩字士瑛晉易秋解玩器量淹雅位空司

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姬

相之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

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

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

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

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  
船纜繼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  
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  
以戈予撞擊不受祭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  
以為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祭  
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  
譚以疾不詣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  
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募合人衆  
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  
遷太子太傅遭二官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  
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  
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  
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  
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  
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  
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

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  
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  
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  
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  
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  
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  
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  
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  
曰臣聞太子國之  
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  
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克而戾太子冤死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  
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

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  
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求  
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尙公主孫皓時  
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  
宇也陸續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  
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  
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  
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榮朱據遭  
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終

吳志卷十三

晉陳壽撰

陸遜 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

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遜少孤

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

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十三

傳

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

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陸氏祠堂像贊曰縣連年

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

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

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

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

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

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碁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

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

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

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

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

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

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

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

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

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

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轡

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  
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爲  
計蒙曰羽素勇猛旣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  
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  
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  
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  
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  
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  
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  
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  
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據  
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  
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  
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  
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  
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  
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  
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



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

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奉軍東下銳氣如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

猶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焚厲  
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  
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  
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遠畏之各懷憤恨  
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  
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  
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  
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  
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  
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  
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  
願至尊高枕不虞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  
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  
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  
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  
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  
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  
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  
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  
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  
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  
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軍不救遜  
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  
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  
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  
相聽從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  
此疆對也諸君金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  
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  
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  
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  
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  
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  
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  
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卽改封江陵侯又  
備旣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  
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  
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

出三方受敵也

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

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末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

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

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

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

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誦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

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

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

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

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

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

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

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

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

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

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

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徹之射聲校

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

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

父矣廩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  
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  
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  
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  
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  
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  
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勲祚  
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  
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  
止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

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  
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  
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  
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  
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  
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族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  
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  
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  
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  
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

馬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  
染王化烏窳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  
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  
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護膺期  
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  
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  
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  
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  
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特捷則淵  
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指江東  
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  
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  
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  
吾閭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常有以自來見  
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得專力於吾又已守  
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

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  
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  
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  
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  
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  
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  
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  
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  
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截千人未足損魏  
徒使無事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  
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  
豈此之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  
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

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

臣松之以此無異

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  
曲惠小仁何補大害

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

及夷王梅頤等金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又魏江夏太守逮式

逮音錄

廉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

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

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

呈來書表開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

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

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  
事使逮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

自非殺馬思驛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  
慮尚為小詐或以斯為美又所不取

六年中郎將周

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  
 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  
 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  
 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  
 平時中書典校石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  
 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  
 時謝淵謝友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慙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賂統子各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聞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違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報結於為顯上上淵之力也 吳歷補云謝友才幹有計

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  
 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  
 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  
 詩歎官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  
 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  
 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  
 遑鑒寐惟君天資聰敏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  
 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  
 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茂



昭明德脩乃罄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摠司三事  
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  
如故先是二宮金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  
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  
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大  
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  
卿不師曰碑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  
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  
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  
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  
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  
姚信金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  
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  
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  
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  
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  
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  
追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

遜衆五千人送荊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  
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  
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  
柴桑抗歸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  
妄敗恪人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  
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  
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  
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  
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  
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  
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卽位加鎮軍大  
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  
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  
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  
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  
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  
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  
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  
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

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  
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  
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  
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  
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  
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  
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  
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  
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  
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  
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  
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  
聞之曰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  
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  
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  
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  
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  
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旣非可卒克且此

救必至至而無備我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  
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  
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牟祜率師向江陵  
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  
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  
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勅  
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  
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

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  
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  
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  
軍憑圍對擊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  
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  
必先訛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  
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聞  
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畏抗恐  
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

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

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抗之好抗嘗遣

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

曰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

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

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而不敢犯牛馬逸而

入境可宣告而取也馮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

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土藥也近

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兩服之諸將或

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

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

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爾議之

君鑿國曰天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

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宿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

負力從橫之人滅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拾

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

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

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拒詐而已哉自今

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

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倖道不足以

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

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國乎力

服猶不如以德來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慨大國之略

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經以羅羅吳明

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

音悅暢而疆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

未有若此者也况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

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壞圭

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

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

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帳

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

義感於寇讎舟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猶已身

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關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

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通事

積謀以防物滅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

人君子所限然世垂範合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  
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  
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  
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  
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  
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  
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  
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未已悔亦靡及誠望陛

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  
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  
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  
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  
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  
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王臺  
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  
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  
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  
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

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示疆對內懷百變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

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  
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  
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  
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  
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  
十篇也文工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  
毋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奇養及祖母亡景為  
之心喪二年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暗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  
機字  
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  
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僕吳之後利在獲二傳遂為之  
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  
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淡儀甚有惠政吏民

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  
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機論過之于  
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  
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  
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率秀等  
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  
宦頭居羣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  
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  
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  
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率秀等譖機於穎  
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  
弟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  
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  
世初抗之克步關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  
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宋誕書曰馬援擇  
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  
事亦並  
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



身志卷十三  
傳  
著權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  
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  
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  
謂克構

身志卷十三終

